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六十三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

錢如流水去還來，恤寡周貧莫吝財。試覽石家金谷地，於今荆棘昔樓台。

話說晉朝有一人，姓石名崇，字季倫。當時未發跡時，專一在大江中，駕一小船，只用弓箭射魚為生。

忽一日，至三更，有人扣船言曰：「季倫救吾則個！」石崇聽得，隨即推蓬，探頭看時，只見月色滿天，照著水面；月光之下，水面上立著一個老年之人。石崇問老人：「有何事故，夜間相懇？」老人又言：「相救則個！」石崇當時就令老人上船，問有何緣故。老人答曰：「吾非人也，吾乃上江老龍王。年老力衰，今被下江小龍欺我年老，與吾鬥敵，累輸與他，老拙無安身之地。又約我明日大戰，戰時又要輸與他。今特來求季倫：明日午時彎弓在江面上，江中兩個大魚相戰，前者是我，後跟者乃是小龍。但望君借一臂之力，可將後趕大魚一箭，壞了小龍性命，老拙自當厚報重恩。」石崇聽罷，謹領其命。那老人相別而回，湧身一跳，入水而去。

石崇至明日午時，備下弓箭。果然將傍午時，只見大江水面上，有二大魚追趕將來。石崇扣上弓箭，望著後面大魚，風地一箭，正中那大魚腹上。但見滿江紅水，其大魚死於江上。此時風浪俱息，並無他事。夜至三更，又見老人扣船來謝道：「蒙君大恩，今得安跡。來日午時，你可將船泊於蔣山腳下南岸第七株楊柳樹下相候，當有重報。」言罷而去。

石崇明日依言，將船去蔣山腳下楊柳樹邊相候。只見水面上有鬼使三人出，把船推將去。不多時，船回，滿載金銀珠寶等物。又見老人出水，與石崇曰：「如君再要珍珠寶貝，可將空船來此相候取物。」相別而去。

這石崇每每將船於柳樹下等，便是一船珍寶，因致敵國之富。將寶玩買囑權貴，累升至太尉之職，真是富貴兩全。遂買一所大宅於城中，宅後造金谷園，園中亭台樓館。用六斛大明珠，買得一妾，名曰綠珠，又置偏房姨侍婢，朝歡暮樂，極其富貴。結識朝臣國戚，宅中有□里錦帳，天上人間，無比奢華。

忽一日排筵，獨請國舅王愷，這人姐姐是當朝皇后。石崇與王愷飲酒半酣，石崇喚綠珠出來勸酒，端的□分美貌。王愷一見綠珠，喜不自勝，便有姦淫之意。石崇相待宴罷，王愷謝了自回，心中思慕綠珠之色，不能夠得會。王愷常與石崇鬥寶，王愷寶物，不及石崇，因此陰懷毒心，要害石崇。每每受石崇厚待，無因為之。

忽一日，皇后宣王愷入內御宴。王愷見了姐姐，就流淚，告言：「城中有一財主富室，家財巨萬，寶貝奇珍，富不可盡。

每每請弟設宴鬥寶，百不及他一二。姐姐可憐與弟爭口氣，於內庫內挪借奇寶，賽他則個。」皇后兄弟如此說，遂召掌內庫的太監，內庫中借他鎮庫之寶，乃是一株大珊瑚樹，長三尺八寸。不曾啟奏天子，令人打抬往王愷之宅。王愷謝了姐姐，便回府用蜀錦做重罩罩了。翌日，廣設珍羞美饌，使人移在金谷園中，請石崇會宴，先令人打抬珊瑚樹去園上開空閣子裡安了。王愷與石崇飲酒半酣，王愷道：「我有一寶，可請一觀，勿笑為幸。」石崇教去了錦袱，看著微笑，用杖一擊，打為粉碎。王愷大驚，叫苦連天道：「此是朝廷內庫中鎮庫之寶，自你賽我不過，心懷妒恨，將來打碎了，如何是好？」石崇大笑道：「國舅休慮，此亦未為至寶。」石崇請王愷到後園中看珊瑚樹，大小三□株，有長至七八尺者。內一株一般三尺八寸，遂取來賠王愷填庫，更取一株長大的送與王愷。王愷羞慚而退，自思園中之寶，敵不得他過，遂乃生計嫉妒。

一日，王愷朝於天子，奏道：「城中有一富豪之家，姓石名崇，官居太尉，家中敵國之富。奢華受用，雖我王不能及他快樂。若不早除，恐生不測。」天子准奏，口傳聖旨，便差駕上人去捉拿太尉石崇下獄，將石崇應有家資，皆沒入官。王愷心中只要圖謀綠珠為妾，使兵圍繞其宅欲奪之，綠珠自思道：「丈夫被他誣害性命，不知存亡。今日強要奪我，怎肯隨他？雖死不受其辱！」言訖，遂於金谷園中墜樓而死，深可憫哉。王愷聞之，大怒，將石崇戮於市曹。石崇臨受刑時歎曰：

「汝輩利吾家財耳。」劊子曰：「你既知財多害已，何不早散之？」

石崇無言可答，挺頸受刑。

胡曾先生有詩曰：

一自佳人墜玉樓，晉家宮闕古今愁。

惟餘金谷園中樹，已向斜陽歎白頭。

方才說石崇因富得禍，是誇財炫色，遇了王愷國舅這個對頭。如今再說一個富家，安分守己，並不惹事生非；只為一點慳吝未除，但弄出非常大事，變做一段有笑聲的小說。這富家姓甚名誰？聽我道來：「這富家姓張名富，家住東京開封府，積祖開質庫，有名喚做張員外。這員外有件毛病，要去那：

蟲子背上抽筋，鷺鷥腿上割股，古佛臉上剝金，黑豆皮上刮漆，痰唾留著點燈，捋松將來炒菜。

這個員外平日發下四要條大願：

一願衣裳不破，二願吃食不消，三願拾得物事，四願夜夢鬼交。

是個一文不使的真苦人。他還地上拾得一文錢，把來磨做鏡兒，捍做磬兒，掐做鋸兒，叫聲「我兒」，做個嘴兒，放入篋兒。人見他一文不使，起他一個異名，喚做「禁魂」張員外。

當日是日中前後，員外自人去裡面，白湯泡冷飯吃點心，兩個主管在門前數現錢。只見一個漢，混身赤膊，一身錦片也似文字，下面熟白絹褲拽紮著，手把著個笊籬，覷著張員外家裡，唱個大喏了教化，口裡道：「持繩把索，為客周全。」

主客見員外不在門前，把兩文撇在他笊籬裡。張員外恰在水瓜心布簾後望見，走將出來道：「好也，主管！你做甚麼，把兩文撇與他？一日兩文，千日便兩貫。」大步向前，趕上捉笊籬的，打一奪，把他一笊籬錢都傾在錢堆裡，卻教眾當直打他一頓。路行人看見也不忿。那捉笊籬的哥哥吃打了，又不敢和他爭，在門前指著了罵。只見一個人叫道：「哥哥，你來，我與你同說句話。」捉笊籬的回過頭來，看那個人，卻是獄家院子打扮一個老兒。兩上唱個喏，老兒道：「哥哥，這禁魂張員外，不近道理，不要共他爭。我與你二兩銀子，你一文價賣生蘿蔔，也是經紀人。」捉笊籬的得了銀子，唱喏自去，不在話下。

那老兒是鄭州奉寧軍人，姓宋，排行第四，人叫他做宋四公，是小番子間漢。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後，向金梁橋上四文錢買兩隻焦酸餡，揣在懷裡，走到禁魂張的外門前。路上沒一個人行，月又黑，宋四公取出蹊蹺作怪的動使，一掛掛在屋簷上，從上面打一盤盤在屋上，從天井裡一跳跳將下去。

兩邊是廊屋，去側首見一碗燈。聽著裡面時，只聽得有個婦女聲道：「你看三哥怎麼早晚，兀自未來。」宋四公道：「我理會得了，這婦女必是約人在此私通。」看那婦女時，生得：

黑絲絲的發兒，白瑩瑩的額兒，翠彎彎的眉兒，溜度度的眼兒，正隆隆的鼻兒，紅豔豔的腮兒，香噴噴的口兒，平坦坦的胸兒，白堆堆的奶兒，玉纖纖的手兒，細裊裊的腰兒，弓彎彎的腳兒。

那婦女被宋四公把兩隻衫袖掩了面，走將上來。婦女道：

「三哥，做什麼遮了臉子嚇我？」被宋四公向前一摔，摔在腰裡，取出刀來道：「悄悄地！高則聲，便殺了你！」那婦女顫做一團道：「告公公，饒奴性命。」宋四公道：「小娘子，我來這裡做不是，我問你則個，他這裡到上庫有多少關閉？」婦女道：

「公公出得奴房，□來步有個陷馬坑，兩隻惡狗，過了，便有五個防土庫的，在那裡吃酒賭錢，一家當一更，便是土庫。入得那土庫，一個紙人手裡托著個銀球，底下做著關振子，踏著關振子，銀球脫在地下，有條合溜，直滾到員外牀前，驚覺，教人捉了你。」宋四公道：「卻是恁地。小娘子，背後來的是你兀誰？」婦女不知是計，回頭過去，被宋四公一刀，從肩間上劈將下去，見道血

光倒了。那婦女被宋四公殺了。宋四公再出房門來，行□來步，沿西手走過陷馬坑，只聽得兩個狗子吠。宋四公懷中取出酸餡，著些個不按君臣作怪的藥，人在裡面，覷得近了，撇向狗子身邊去。狗子聞得又香又軟，做兩口吃了。先擺翻兩個狗子，又行過去。只聽得人喝麼麼六六，約莫也有五六人在那裡擲骰。宋四公懷中取出一個小罐兒，安些個作怪的藥在裡面，把塊撇火石，取些火燒著，噴鼻馨香。那五個人聞得道：「好香！員外家早晚兀自燒香。」只管聞來聞去，只見腳在下頭在上，一個倒了，又一個倒。看見那五個男女聞那香，一霎間都擺翻了。宋四公走到五人面前，見有半盞兒吃剩的酒，也有果菜之類，被宋四公把來吃了。只見五個人眼睜睜地，只是則聲不得。便走到土庫門前，見一具胳膊來大三簧鎖鎖著土庫門。宋四公懷裡取個鑰匙，名喚做「百事和合」，不論大小粗細鎖都開得。把鑰匙一斗，門開了鎖，走入土庫裡面去，入得門，一個紙人手裡，托著個銀球。宋四公先拿了銀球，把腳踏過許多關捩子，覓了他五萬貫鎖賊物，都是上等金珠，包裹做一處。懷中取出一管筆來，把津唾潤教濕了，去壁上寫著四句言語，道：

宋國逍遙漢，四海盡留名。

曾上太平鼎，到處有名聲。

寫了這四句言語在壁上，土庫也不關，取條路出那張員外門前去。宋四公思量道：「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。」連更徹夜，走歸鄭州去。

且說張員外家，到得明日天曉，五個男女甦醒，見土庫門開著，藥死兩個狗子，殺死一個婦女，走去復了員外。員外去使臣房裡寫下了狀，滕大尹差王七殿直王遵，看賊蹤由。

做公的看了壁上四句言語，數中一個老成的叫做週五郎周宣，說道：「告觀察，不是別人，是宋四。」觀察道：「如何見得？」

週五郎周宣道：「『宋國逍遙漢』，只做著上面個『宋』字；

『四海盡留名』，只做著個『四』字；『曾上太平鼎』，只做著個『曾』字；『到處有名聲』，只做著個『到』字。上面四字道：『宋四曾到』。」王殿直道：「我久聞得做道路的，有個宋四公，是鄭州人氏，最高手段，今番一定是他了。」便教週五郎周宣，將帶一行做公的去鄭州幹辦宋四。

眾人路上離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到鄭州問了宋四公家裡。門前開著一個小茶坊，眾人人去吃茶。一個老子上灶點茶。眾人道：「一道請四公出來吃茶。」老子道：「公公害些病未起在，等老子人去傳話。」老子走進去了。只聽得宋四公里面叫起來道：「我自頭風發，教你買三文粥來，你兀自不肯，每日若干錢養你，討不得替心替力，要你何作？」刮刮地把那點茶老子打了幾下。只見點茶的老子，手把粥碗出來道：

「眾上下少坐，宋四公教我買粥吃了，便來。」眾人等個意休不休，買粥的也不見回來，宋四公也竟不見出來。眾人不奈煩，人去他房裡看時，只見縛著一個老兒。眾人只道宋四公，來收他。那老兒說道：「老漢是宋公點茶的，恰才把碗去買粥的，正是宋四公。」眾人見說，吃了一驚，歎口氣道：「真個是好手，我們看不仔細，卻被他瞞過了。」只得出門去趕，那裡趕得著？眾做公的只得四散，分頭各去，挨查緝獲，不在話下。

原來眾人吃茶時，宋四公在裡面，聽得是東京人聲音，悄悄地一望，又像個幹辦公事的模樣，心上有些疑惑，故意叫罵埋怨，卻把點茶老兒的兒子衣服，打換穿著，低著頭，只做買粥，走將出來，因此眾人不疑。

卻說宋四公出得門來，自思量道：「我如今卻是去那裡好？」

我有個師弟，是平江府人，姓趙名正，曾得他信道：「如今在謨縣。我不如去投奔他家也罷。」宋四公便改換色服，妝做一個獄家院子打扮，把一把扇子遮著臉，假做瞎眼，一路上慢騰騰地，取路要來謨縣。來到謨縣前，見個小酒店，但見：

雲拂煙籠錦旆揚，太平時節日舒長。

能添壯士英雄膽，會解佳人愁悶腸。

三尺曉垂楊柳岸，一竿斜刺杏花旁。

男兒未遂平生志，且樂高歌入醉鄉。

宋四公覺得肚中饑餒，入那酒店去，買些個酒吃。酒保安排將酒來，宋四公吃了三兩杯酒，只見一個精精緻致的後生，走入酒店來。看那人時，卻是如何打扮？

磚頂背繫帶頭巾，皂羅文武帶背兒，下面寬口褲，側面絲鞋。

叫道：「公公拜緝。」宋四公抬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便是他師弟趙正。宋四公人面前，不敢師父師弟廝叫，只道：「官人少坐。」趙正和宋四公敘了間闊就坐。教酒保添只盞來篩酒，吃了一杯。趙正卻低低地問道：「師父一向疏闊。」宋四公道：

「二哥，幾時有道路也沒？」趙正道：「是道路卻也自有，都只把來風花雪月使了。聞知師父入東京去，得拳道路。」宋四公道：「也沒甚麼，只有得個四五萬錢。」又問趙正道：「二哥，你如今那裡去？」趙正道：「師父，我要上東京閒直一遭，一道賞玩則個，歸平江府去做話說。」宋四公道：「二哥，你去不得。」趙正道：「我如何上東京不得？」宋四公道：「有三件事，你去不得。第一，你是浙右人，不知東京事，行院少有認得你的，你去投奔阿誰？第二，東京百八十里羅城，喚做『臥牛城』。我們只是草寇，常言：『草人牛口，其命不久。』第三，是東京有五千個眼明手快做公的人，有三都捉事使臣。」

趙正道：「這三件事都不妨，師父你只放心，趙正也不得到胡亂吃輸。」宋四公道：「二哥，你不信我口，要去東京時，我覓得禁魂張員外的一包兒細軟，我將歸客店裡去，安在頭邊，枕著頭；你覓得我的時，你便去上東京。」趙正道：「師父，恁地時不妨。」兩個說罷，宋四公將著一個官人歸來，唱了喏。

趙正同宋四公入房裡走一遭，道了「安置」，趙正自去。當下天色晚，如何見得？

暮煙迷遠岫，薄霧卷晴空。群星共皓月爭光，遠水與山光鬥碧。深林古寺，數聲鐘韻悠揚；曲岸小舟，幾點漁燈明滅。枝上子規啼夜月，花間粉蝶宿芳叢。

宋四公見天色已晚，自思量道：「趙正這漢手高，我做他師父，若還真個吃他覓了這般細軟，好吃人笑！不如早睡。」

宋四公卻待要睡，又怕吃趙正來後如何，且只把一包細軟安放頭邊，就牀上掩臥。只聽得屋樑上知知茲茲的叫，宋四公道：「作怪！未曾起更，老鼠便出來打鬧人。」仰面向樑上看時，脫些個屋塵下來，宋四公打兩個噴涕。少時，老鼠卻不則聲，只聽得兩個貓兒，七凹七凹地廝咬了叫，溜些尿下來，正滴在宋四公口裡，好臊臭！宋四公漸覺困倦，一覺睡去。

到明日天曉起來，頭邊不見了細軟包兒。正在那裡沒擺撥，只見店小二來說道：「公公，昨夜同公公來的官人來相見。」

宋四公出來看時，卻是趙正。相揖罷，請他入房裡去，關上房門。趙正從懷裡取一個包兒，納還師父。宋四公道：「二哥，我問你則個，壁落共門都不曾動，你卻是從那裡來，討了我的包兒？」趙正道：「實瞞不得師父，房裡牀面前一帶黑油紙檻窗，把那學書紙糊著。吃我先在屋上，學一和老鼠，脫下來屋塵，便是我的作怪藥，撒在你眼裡鼻裡，教你打幾個噴涕。後面貓尿便是我的尿。」宋四公道：「畜生，你好沒道理！」

趙正道：「是吃我盤到你房門前，揭起學書紙，把小鋸兒鋸將兩條窗柵下來，我便挨身而入，到你牀邊，偷了包兒，再盤出窗外去，把窗柵再接住，把小釘兒釘著，再把學書紙糊了，恁地便沒蹤跡。」宋四公道：「好，好！好使得，也未是你會處。你還今夜再覓得我這包兒，我便道你會。」趙正道：「不妨，容易的事。」趙正把包兒還了宋四公，道：「師父，我且歸去，明日再會。」漾了手自去。

宋四公口裡不說，肚裡思量道：「趙正手高似我，這番又吃他覓了包兒，越不好看，不如安排走休！」宋四公便叫將店小二來

說道：「店二哥，我如今要行，二百錢在這裡，煩你買一百錢爇肉，多討椒鹽，買五錢蒸餅，剩五錢，與你買碗酒吃。」店小二謝了公公，便去鎮縣前買了爇肉和蒸餅。卻待回來，離客店來家，有個茶坊裡，一個官人叫道：「店二哥，那裡去？」店二哥抬頭看時，便是和宋四公相識的官人。

店二哥道：「告官人，公公要去，教男女買爇肉共蒸餅。」趙正道：「且把來看。」打開荷葉看了一看，問道：「這裡幾文錢肉？」店二哥道：「一百錢肉。」趙正就懷裡取出二百錢來道：

「哥哥，你留這爇肉蒸餅在這裡，我與你二百錢，一道相煩，依這樣與我買來，與哥哥五錢買酒吃。」店二哥道：「謝官人。」道了便去。不多時，便買回來。趙正道：「甚勞煩哥哥，與公公再裹了那爇肉。見公公時做我傳語他，只教他今夜小心則個。」店二哥唱喏了自去。到客店裡，將肉和蒸餅遞還宋四公。宋四公接了道：「罪過哥哥。」店二哥道：「早間來的那官人，教再三傳語，今夜小心則個。」

宋四公安排行李，還了房錢，脊背上背著一包被臥，手裡提著包裹，便是覓得禁魂張員外的細軟，離了客店。行一里有餘，取八角鎮路上來。到渡頭，看那渡船，卻在對岸，等不來。肚時又饑，坐在地上，放細軟包兒在前面，解開爇肉裹兒，擘開一個蒸餅，把四五塊肥底爇肉多蘸些椒鹽，捲做一卷，嚼得兩口，只見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就那裡倒了。宋四公只見一個歪局打扮的人，就面前把了細軟包兒去。宋四公眼睜睜地見他把去，叫又不得，趕又不得，只得由他。那個歪局拿了包兒，先過渡去了。

宋四公多樣時，甦醒起來，思量道：「那歪局是誰？捉我包兒去。店二哥與我買的爇肉裡面有作怪物事！」宋四忍氣吞聲走起來，喚渡船過來，過了渡，上了岸，思量那裡去尋那歪局好。肚裡又悶，又有些饑渴，只見個村酒店，但見：

柴門半掩，破扉低垂。村中量酒，豈知有滌器相如？陋質蠶姑，難效彼當壚卓氏。壁間大字，村中學究醉時題；架上麻衣，好飲芒郎留下當。酸醜破甕土牀排，彩畫醉仙塵土暗。

宋四公且入酒店裡去，買些酒消愁解悶則個。酒保唱了喏，排下酒來。一杯兩盞，酒至三杯。宋四公正悶裡吃酒，只見外面一個婦女人酒店來：

油頭粉面，白齒朱唇。錦帕齊眉，羅裙掩地。鬢邊斜插些花朵，臉上微堆著笑容。雖不比閨裡佳人，也當得壚頭少婦。

那個婦女人著酒店，與宋四公道個萬福，拍手唱一隻曲兒。宋四公仔細看時，有些個面熟，道這婦女是酒店擦桌兒的，「請小娘子坐則個。」婦女在宋四公根底坐定，教量酒添只盞兒來，吃了一盞酒。宋四公把那婦女抱一抱，撮一撮，拍拍惜惜，把手去摸那胸前道：「小娘子，沒有奶兒。」宋四公道：「熱牢，你是兀誰？」這個妝做婦女打扮的，叉手不離方寸道：「告公公，我不是擦桌兒頂老，我便是蘇州平江府趙正。」

宋四公道：「打脊的檢才！原來卻才歪局便是你。」趙正道：

「可知便是趙正。」宋四公道：「二哥，我那細軟包兒，你卻安在那裡？」趙正叫量酒道：「把適來我寄在這裡包兒還公公。」

量酒取將包兒來。宋四公接了道：「二哥，你怎地拿下我這包兒？」趙正道：「我在客店隔幾家茶坊裡坐地，見店小二哥提一裹爇肉。我討來看，便使轉他也與我去買，被我安些汗襪在裡面裹了，依然教他把來與你。我妝做歪局，後面踏將你來。你吃擺翻了，被我拿得包兒，到這裡等你。」宋四公道：

「恁地你真個會，不枉了上得東京去。」即時還了酒錢，兩個同出酒店，去空野處除了花朵，溪水裡洗了面，換一套男子衣裳著了，取一頂單青紗頭巾裹了。宋四公道：「你而今要上京去，我與你一封書，去見個人，也是我師弟。他家住汴河岸上，賣人肉饅頭。姓侯，名興，排行第二，便是侯二哥。」

趙正道：「謝師父。」到前面茶坊裡，宋四公寫了書，吩咐趙正，相別自去。宋四公自在鎮縣。

趙正當晚去客店裡安歇，打開宋四公書來看時，那書上寫道：

師父信上賢師弟二郎、二娘子：別後安樂否？今有姑蘇賊人趙正，欲來京做買賣，我特地使他來投奔你。這漢與行院無情，一身線道：堪作你家行貨使用。我吃他三次無禮，可千萬剷除此人，免為我們行院後患。

趙正看罷了書，伸著舌頭縮不上。「別人便怕了，不敢去；

我且看他如何對付我！我自別有道理。」再把那書折迭，一似原先封了。

明日天曉，離了客店，取八角鎮。過八角鎮，取板橋，到陳留縣。沿那汴河行，到日中前後，只見汴河岸上，有個饅頭店。門前一個婦女，玉井欄巾勒著腰，叫道：「客長，吃饅頭點心去。」門前牌兒上寫著：「本行侯家，上等饅頭點心。」

趙正道：「這裡是侯興家裡了。」走將入去，婦女叫了萬福，問道：「客長用點心？」趙正道：「少待則個。」就脊背上取將包裹下來。一包金銀釵子，也有花頭的，也有連二連三的，也有素的，都是沿路上覓得的。侯興老婆看見了，動心起來，道：

「這客長，有二三百隻釵子！我雖然賣人肉饅頭，老公雖然做贊老子，倒沒許多物事。你看少間問我買饅頭吃，我多使些汗水，許多釵子都是我的。」趙正道：「嫂嫂，買五個饅頭來。」

侯興老婆道：「著！」揸個碟子，盛了五個饅頭，就灶頭合兒裡多撮些物料在裡面。趙正肚裡道：「這合兒裡便是作怪物事了。」趙正懷裡取一包藥來，道：「嫂嫂，覓些冷水吃藥。」侯興老婆將半碗水來，放在桌上。趙正道：「我吃了藥，卻吃饅頭。」

趙正吃了藥，將兩隻箸一撥，撥開饅頭餡，看了一眼，便道：「嫂嫂，我爺說與我道：莫去汴河岸上買饅頭吃，那裡都是人肉的。」嫂嫂，你看這一塊有指甲，便是人的指甲。這一塊皮上許多短毛兒，須是人的不便處。」侯興老婆道：「官人休要，那得這話來！」趙正吃了饅頭，只聽得婦人在灶前道：

「倒也！」指望擺翻趙正，卻又沒些事。趙正道：「嫂嫂，更添五個。」侯興老婆道：「想是恰才汗水少了，這番多把些藥傾在裡面。」趙正懷中又取包兒，吃些個藥。侯興老婆道：「官人吃甚麼藥？」趙正道：「平江府提刑散的藥，名喚做『百病安丸』，婦人家八般頭風，胎前產後，脾血氣痛，都好服。」侯興老婆道：「就官人覓得服吃也好。」趙正去懷裡別換包兒來，撮百丸與侯興老婆吃了，就灶前擺翻了。趙正道：

「這婆娘要對付我，卻倒吃我擺翻。別人漾了去，我卻不走。」

特骨地在那裡解腰捉蟲子。

不多時，見個人挑一擔物事歸。趙正道：「這個便是侯興，且看他如何？」侯興與趙正兩個唱了喏。侯興道：「客長吃點心也未？」尋來尋去，尋到灶前，只見渾家倒在地下，口邊溜出痰涎，說話不真，喃喃地道：「我吃擺翻了。」侯興道：「我理會得了，這婆娘不認得江湖上相識，莫是吃那門前客長擺翻了？」侯興向趙正道：「法兄，山妻眼拙，不識法兄，切望恕罪。」趙正道：「尊兄高姓？」侯興道：「這裡便是侯興。」趙正道：「這裡便是姑蘇趙正。」兩個相揖了。侯興自把解藥與渾家吃了。趙正道：「二兄，師父宋四公有書上呈。」侯興接著，拆開看時，書上寫著許多言語，末梢道：「可剷除此人。」

侯興看罷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道：「師父兀自三次無禮，今夜定是壞他性命！」向趙正道：「久聞清德，幸得相會！」

即時置酒相待。晚飯過了，安排趙正在客房裡睡，侯興夫婦在門前做夜作。

趙正只聞得房裡一陣臭氣，尋來尋去，牀底下一個大缸。

探手打一摸，一顆人頭；又打一摸，一隻人手與人腳。趙正搬出後門頭，都把索子縛了，掛在後門屋簷上。關了後門，再入房裡，只聽得婦女道：「二哥，好下手！」侯興道：「二嫂，使未得！更等他落忽些個。」婦女道：「二哥，看他今日把出金銀釵子，有二三百隻。今夜對付分了，明日且把來做一頭戴，教人喝彩則個。」趙正聽得道：「好也！他兩個要恁地對付我性命，不妨

得。」侯興一個兒子，□來歲，叫做伴哥，發脾寒，害在牀上。趙正去他房裡，抱那小的安在趙正牀上，把被業蓋了，先走出後門去。不多時，侯興渾家把著一碗燈，侯興把一把劈柴大斧頭，推開趙正房門，見被蓋著個人在那裡睡，和被和人，兩下斧頭，砍做三段。侯興揭起被來看了一看，叫聲：「苦也！二嫂，殺了的是我兒子伴哥！」兩夫妻號天灑地哭起來。趙正在後門叫道：「你沒事自殺了兒子則甚？」

趙正卻在這裡。」侯興聽得焦燥，拿起劈柴斧趕那趙正，慌忙走出後門去，只見撲地撞著侯興額頭，看時卻是人頭、人腳、人手掛在屋簷上，一似罔竿兒相似。侯興教渾家都搬將入去，直上去趕。趙正見他來趕，前頭是一派溪水，趙正是平江府人，會弄水，打一跳，跳在溪水裡，後頭侯興也跳在水裡來趕。趙正一分一蹬，頃刻之間，過了對岸。侯興也會水，來得遲些個。趙正先走上岸，脫下衣裳擠教乾。侯興趕那趙正，從四更前後，到五更二點時候，趕□一二里，直到順天新鄭門一個浴室。趙正入那浴室裡洗面，一道烘衣裳。正洗面間，只見一個人把兩隻手去趙正兩腿上打一擊，掣翻趙正。趙正見侯興來掣他，把兩禿膝翻侯興，倒下面，只顧打。

只見一個獄家院子打扮的老兒進前道：「你們看我面放手吧。」趙正和侯興抬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師父宋四公。一家唱個大喏，直下便拜。宋四公勸了，將他兩個去湯店裡吃盞湯。侯興與師父說前面許多事，宋四公道：「如今一切休論。」

則是趙二哥明朝入東京去，那金梁橋下，一個賣酸餡的，也是我們行院，姓王，名秀，這漢走得樓閣沒賽，起個渾名，喚做『病貓兒』。他家在大相國寺後面院子裡住。他那賣酸餡架兒上一個大金絲罐，是定州中山府窯變了燒出來的。他惜似氣命。你如何去拿得他的？」趙正道：「不妨。等城門開了，到日中前後，約師父只在侯興處。」

趙正打扮做一個磚頂背繫帶頭巾，皂羅文武帶背兒，走到金梁橋下，見一抱架兒，上面一個大金絲罐，根底立著一個老兒；

鄆州單青紗現頂兒頭巾，身上著一領楊柳子布衫。腰裡玉井欄手巾，抄著腰。

趙正道：「這個便是王秀了。」趙正走過金梁橋來，去米鋪前撮幾顆紅米，又去菜擔上摘些個葉子，和米和葉子安在口裡，一處嚼教碎。再走到王秀架子邊，湊下六文錢，買兩個酸餡，特特地脫一文在地下。王秀去拾那地上一文錢，被趙正吐那米和菜在頭巾上，自把了酸餡去，卻在金梁橋頂上立地。見個小的跳將來，趙正道：「小哥，與你五文錢，你看那賣酸餡王公頭巾上一堆蟲蟻屎，你去說與他，不要道我說。」

那小的真個去說道：「王公，你看頭巾上。」王秀除下頭巾來，只道是蟲蟻屎，入去茶坊裡揩抹了。走出來架子上看時，不見了那金絲罐。原來趙正見王秀入茶坊去揩那頭巾，等他眼慢，拿在袖子裡便行，一逕走往侯興家去。宋四公和侯興看了，吃一驚。趙正道：「我不要他的，送還他老婆休！」趙正去房裡換了一頂搭颯頭巾，底下舊麻鞋，著領舊布衫，手把著金絲罐，直走去大相國寺後院子裡。見王秀的老婆，唱個喏道：「公公教我歸來，問婆婆取一領新布衫、汗衫、褲子、新鞋襪，有金絲罐在這裡表照。」婆子不知是計，收了金絲罐，取出許多衣裳，吩咐趙正。趙正接得了，再走去見宋四公和侯興道：「師父，我把金絲罐去他家換許多衣裳在這裡。我們三個少間同去送還他，博個笑聲。我且著了去閒走一回耍子。」

趙正便把王秀許多衣裳著了，再入城裡，去桑家瓦裡閒走一回，買酒買點心吃了，走出瓦子外面來。卻待過金梁橋，只聽得有人叫：「趙二官人！」趙正回過頭來看時，卻是師父宋四侯興。三個同去金梁橋下，見王秀在那裡賣酸餡。宋四公道：「王公拜茶。」王秀見了師父和侯二哥，看了趙正，問宋四公道：「這個客長是兀誰？」宋四公恰待說，被趙正拖起去，教宋四公：「未要說我姓名，只道我是你親戚，我自別有道理。」王秀又問師父：「這客長高姓？」宋四公道：「是我的親戚。我將他來京師閒走。」王秀道：「如此。」即時寄了酸餡架兒在茶坊，四個同出順天新鄭門外僻靜酒店，去買些酒吃。

入那酒店去，酒保篩酒來。一杯兩盞，酒至三巡。王秀道：

「師父，我今朝嘔氣。方才挑那架子出來，一個人買酸餡，脫一錢在地下。我去拾那一錢，不知甚蟲蟻屎在我頭巾上。我入茶坊去揩頭巾出來，不見了金絲罐，一日好悶！」宋四公道：

「那人好大膽，在你跟前賣弄得，也算有本事了。你休要氣悶，到明日閒暇前，大家和你查訪這金絲罐。又沒三件兩件，好歹要討個下落，不到得失脫。」趙正肚裡，只是暗暗的笑。四個都吃得醉，日晚了，各自歸。

且說王秀歸家去，老婆問道：「大哥，你恰才教人把金絲罐歸來？」王秀道：「不曾。」老婆取來道：「在這裡，卻把了幾件衣裳去。」王秀沒猜道是誰，猛然想起今日宋四公的親戚身上穿一套衣裳，好似我家的。心上委決不下，肚裡又悶，提一角酒，索性和婆子吃個醉，解衣卸帶了睡。王秀道：「婆婆，我兩個多時不曾做一處。」婆子道：「你許多年紀了，兀自鬼亂！」王秀道：「婆婆，你豈不聞：『後生猶自可，老的急似火』。」王秀早移過共頭，在婆子頭邊，做一班半點兒事，兀自未了當。原來趙正見兩個醉，撥開門，躲在牀底下，聽得兩個鬼亂，把尿盆去房門上打一。王秀和婆子吃了一驚，鬼慌起來。看時，見個人從牀底下鑽將出來，手提一包兒。王秀就燈光下仔細認時，卻是和宋四公、侯興同吃酒的客長。王秀道：「你做甚麼？」趙正道：「宋四公教還你包兒。」王公接了看時，卻是許多衣裳。再問：「你是甚人？」趙正道：「小弟便是姑蘇平江府趙正。」王秀道：「如此，久聞清名。」因此拜識，便留趙正睡了一夜。

次日，將著他閒走。王秀道：「你見白虎橋下大宅子，便是錢大王府，好一拳財。」趙正道：「我們晚些下手。」王秀道：

「也好。」到三鼓前後，趙正打個地洞，去錢大王土庫偷了三萬貫錢正贓，一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。王秀在外接應，共他歸去家裡去躲。

明日，錢大王寫封簡子與滕大尹，大尹看了，大怒道：

「帝輦之下，有這般賊人！」即時差緝捕使臣馬翰，限三日內要捉錢府做不是的賊人。

馬觀察馬翰得了台旨，吩咐眾做公的落宿，自歸到大相國寺前，只見一個人背繫帶磚頂頭巾，也著上一領紫衫，道：

「觀察拜茶。」同入茶坊裡，上灶點茶來。那著紫衫的人懷裡取出一裹松子胡桃仁，傾在兩盞茶裡，觀察問道：「尊官高姓？」

那個人道：「姓趙，名正，昨夜錢府做賊的便是小子。」馬觀察聽得，脊背汗流。卻待等眾做公的過捉他，吃了盞茶，只見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吃擺翻了。趙正道：「觀察醉也。」扶住他，取出一件作怪動使剪子剪下觀察一半衫，安在袖裡。還了茶錢，吩咐茶博士道：「我去叫人來扶觀察。」趙正自去。

兩碗飯間，馬觀察肚裡藥過了，甦醒過來。看趙正不見了，馬觀察走歸去。睡了一夜，明日天曉，隨大尹朝殿。大尹騎著馬，恰待入宣德門去，只見一個人裏頂鸞角帽子，著上一領皂衫，攔著馬前，唱個大喏，道：「錢大王有禮目上呈。」

滕大尹接了，那個人唱喏自去。大尹就馬上看時，腰裏金魚帶不見撻尾。簡上寫道：「姑蘇賊人趙正，拜稟大尹尚書：所有錢府失物，係是正偷了。若是大尹要來尋趙正家裡，遠則□萬八千，近則只在目前。」大尹看了越焦躁，朝殿回衙，即時升廳，引放民戶詞狀。詞狀人拋箱，大尹看到第□來紙狀，有狀子上面也不依式論訴甚麼事，去那狀上只寫一隻《西江月》曲兒，道是：

是水歸於大海，閒漢總入京都。三都捉事馬司徒，衫袴難為作主。盜了親王玉帶，剪除大尹金魚。

要知閒漢姓名無？小月旁邊匹土。

大尹看罷，道：「這個又是趙正？直恁地手高。」即喚馬觀察馬翰來，問他捉賊消息。馬翰道：「小人因不認得賊人趙正，昨日當面錯過。這賊委的手高，小人訪得他是鄭州宋四公的師弟。若拿得宋四，便有了趙正。」滕大尹猛然想起，那宋四因盜了張富家的土庫，現告失狀未獲。即喚王七殿直王遵，吩咐他協同馬翰訪賊人宋四、趙正。王殿直王遵稟道：

「這賊人蹤跡難，求相公寬限時日，又須官給賞錢，出榜懸掛，那貪著賞錢的便來出首，這公事便容易了辦。」滕大尹聽了，立限一個月緝獲，依他寫下榜文：「如有緝知真賊來報者，官給賞錢一千貫。馬翰和王遵領了榜文，逕到錢大王府中，稟了錢大

王，求他添上賞錢，錢大王也注一千貫。兩個又到禁魂張員外家來，也要他同賞。張員外現在失了五萬貫財物，那裡肯出賞錢？眾人道：「員外休得為小失大。捕得著時，好一注大贓追還你。府尹相公也替你出賞，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，你卻不肯時，大尹知道，卻不好看相。」張員外說不過了，另寫個賞單，勉強寫足了五百貫。馬觀察將去府前張掛，一面與王殿直約會，分路緝查。

那時府前看榜的人山人海，宋四公也看了榜，去尋趙正來商議，趙正道：「可奈王遵、馬翰，日前無怨，定要加添賞錢，緝獲我們。又可奈張員外慳吝，別的都出一千貫，偏你只出五百貫，把我們看得恁賤！我們如何去蒿惱他一番，才出得氣。」宋四公也怪前番王七殿直領人來拿他，又怪馬觀察當官稟出趙正是他徒弟。當下兩人你商我量，定下一條計策，齊聲道：「妙哉！」趙正便將錢大王府中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麗帶遞與宋四公，四公將禁魂張員外家金珠一包就中檢出幾件有名的寶物，遞與趙正，兩下分別各自去行事。

且說宋四公才轉身，正遇著向日張員外門首捉筮籬的哥哥，一把扯出順天新鄭門，直到侯興家裡歇腳。便道：「我今日有用你之處。」那捉筮籬的便道：「恩人有何差使？並不敢違。」宋四公道：「作成你趁一千貫錢養家則個。」那捉筮籬的倒吃一驚，叫道：「罪過！小人沒福消受。」宋四公道：「你只依我，自有好處。」取出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，教侯興扮作內官模樣，「把這條帶去禁魂張員外解庫裡去解錢。這帶是無價之寶，只要解他三百貫，卻對能說：『三日便來取贖，若不贖時，再加絕二百貫。你且放在鋪內，慢些子收藏則個。』」侯興依計去了。張員外是貪財之人，見了這帶，有些利息，不問來由，當去三百貫足錢。侯興取錢回覆宋四公，宋四公卻教捉筮籬的到錢大王門上揭榜出首。錢大王聽說獲得真贓，便喚捉筮籬的面審。捉筮籬的說道：「小的去解庫中當錢，正遇那主管，將白玉帶賣與北邊一個客人，索價一千五百兩。有人說是大王府裡來的，故此小的出首。」錢大王差下百□名軍校，教捉筮籬的做眼，飛也似跑到禁魂張員外家，不由分說，到解庫中一搜，搜出了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。張員外走出來分辯時，這些個軍校那裡來管你三七二□一，一條索子扣頭，和解庫中兩個主管，都拿來見錢大王。錢大王見了這條帶，明是真贓，首人不虛，便寫個鈞帖，付與捉筮籬的，庫上支一千貫賞錢。錢大王打轎，親往開封府拜滕大尹，將玉帶及張富一千人送去拷問。大尹自己緝獲不著，倒是錢大送來，好生慚愧，便罵道：「你前日到本府告失狀，開載許多金珠寶貝。我想你庶民之家，那得許多東西？」卻原原放線做賊！

你實說這玉帶甚人偷來的？」張富道：「小的祖遺物，並非做賊窩贓。這條帶是昨日申牌時分，一個內官拿來，解了三百貫錢去的。」大尹道：「錢大王府裡失了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，你豈不曉得？怎肯不審來歷，當錢與他？如今這內官何在？明明是一派胡說！」喝教獄卒將張富和兩個主管一齊用刑，都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身迸流。張富受苦不過，情願責限三日，要出去挨獲當帶之人。三日獲不著，甘心認罪。滕大尹心上也有引起疑慮，只將兩個主管監候，卻差獄卒押著張富，准他立限三日回話。

張富眼淚汪汪，出了府門，到一個酒店裡坐下，且請獄卒吃三杯。方才舉杯，只見外面踱個老兒人來，問道：「那一個是張員外？」張富低著頭，不敢答應。獄卒便問：「閣下是誰？要尋張員外則甚？」那老兒道：「老漢有個喜信要報他，特到他解庫前，聞說有官事在府前，老漢跟尋至此。」張富方才起身道：「在下便是張富，不審有何喜信見報？請就此坐講。」

那老兒捱著張員外身邊坐下，問道：「員外土庫中失物，曾緝知下落否？」張員外道：「在下不知。」那老兒道：「老漢倒曉得三分，特來相報員外。若不信時，老漢願指引同去起贓。見了真正贓物，老漢方敢領賞。」張員外大喜道：「若起得這五萬貫贓物，便賠償錢大王，也還有餘。拼些上下使用，身上也得乾淨。」便問道：「老丈既然確，且說何名姓？」那老兒向耳邊低低說了幾句，張員外大驚道：「怕沒此事。」老兒道：

「老漢情願到府中出個首狀，若起不出真贓，老漢自認罪。」張員外大喜道：「且屈老丈同在此吃三杯，等大尹晚堂，一同去稟。」當下四人飲酒半醉，恰好大尹升廳，張員外買張紙，教老兒寫了首狀，四人一齊進府出首。滕大尹看了王保狀詞，卻是說馬觀察、王殿直做賊，偷了張富家財，心中想道：「他兩個積年捕賊，那有此事？」便問王保道：「你莫非挾仇陷害麼？」

有甚麼證據？」王保老兒道：「小的在鄭州經紀，見兩個人把許多金珠在彼兌換，。他說家裡還藏得有，要換時再取來。小的認得他是本府差來緝事的，他如何有許多寶物？心下疑惑。

今見張富失單，所開寶物相象，小的情願跟同張富到彼搜尋。

如若沒有，甘當認罪。」滕大尹似信不信，便差李觀察李順，領著眼明手快的公人，一同王保、張富前去。

此時馬觀察馬翰與王七殿直王遵，俱在各縣挨緝兩宗盜案未歸。眾人先到王殿直家，發聲喊，逕奔人來。王七殿直的老婆，抱著三歲的孩子，正在窗前吃棗糕，引著耍子。見眾人囉喏，吃了一驚，正不知甚麼緣故。恐怕嚇壞了孩子，把袖帽子掩了耳朵，把著時房。眾人隨著腳跟兒走，圍住婆娘問道：「張員外家贓物，藏在那裡？」婆娘只光著眼，不知那裡說起。眾人見婆娘不言不語，一齊掀箱傾籠，搜尋了一回。

雖有幾件銀釵飾和些衣服，並沒贓證。李觀察卻待埋怨王保，只見王保低著頭，向牀底下鑽去，在貼壁牀腳下解下一個包兒，笑嘻嘻的捧將出來。眾人打開看時，卻是八寶嵌花金杯一對，金鑲玳瑁杯□隻，北珠念珠一串。張員外認得是土庫中東西，還痛起來，放聲大哭。連婆娘也不知這物事那裡來的，慌做一堆，開了口合不得，垂下手抬不起。眾人不同分說，將一條索子扣了婆娘的頸。婆娘哭哭啼啼，將孩子寄在鄰家，只得隨著眾人走路。眾人再到馬觀察家，混亂一場。又是王保點點擱擱，在屋簷瓦樞內搜出珍珠一包，嵌寶金釧等物，張員外也都認得。兩家妻小都帶到府前。滕大尹兀自坐在廳上，專等回話。見眾人蜂擁進來，階下列著許多贓物，說是牀腳上、瓦樞內搜出，現有張富識認是真。滕大尹大驚道：

「常聞得捉賊的就做賊，不想王遵、馬翰真個做下這般勾當！」

喝教將兩家妻小監候，立限速拿正賊，所獲贓物暫寄庫。首人在外聽候，待贓物明白，照額領賞。張富磕頭稟道：「小人是碗飯吃的人家，錢大王府中玉帶跟由，小人委實不知。今小的家中被盜贓物，既有的據，小人認了誨氣，情願將來賠償錢府。望相公方便，釋放小人和那兩個主管，萬代陰德。」

滕大尹情知張富冤枉，許他召保在外。王保跟張員外到家，要了他五百貫賞錢去了。原來王保就是王秀，渾名「病貓兒」，他走得樓閣沒賽。宋四公定下計策，故意將禁魂張中外土庫中贓物，預教王秀潛地埋藏兩家牀頭屋簷等處，卻教他改名王保，出首起贓，官府那裡知道？

卻說王遵、馬翰正在各府緝獲公事，聞得妻小吃了官司，急忙回來見滕大尹。滕大尹不由分說，用起刑法，打得稀爛，要他招承張富贓物，二人那肯招認？大尹教監中放出兩家的老婆來，都面面相覷，沒處分辯，連大尹也委決不下，都發監候。次日又拘張富到官，勸他且將己財賠了錢大王府中失物，待從容退贓還你。張富被官府逼勒不過，只得承認了。歸家思想，又惱又悶，又不捨得家財，在土庫中自縊而死。可惜有名的禁魂張員外，只為「慳吝」二字，惹出大禍，連性命都喪了。那王七殿直王遵、馬觀察馬翰，後來俱死於獄中。

這一班賊盜，公然在東京做歹事，飲美酒，宿名娼，沒有奈何得他。那時節東京擾亂，家家戶戶不得太平。直待包龍圖相公做了府尹，這一班賊盜，方才懼怕，各散去訖，地方始得寧靜。有詩為證，詩云：

只因貪吝惹非殃，引到東京盜賊狂。

虧殺龍圖包大尹，始知官好自民安。

